

阅读父亲

■蔡小东 马晓丽



紫荆花的见证

■蔡多文

这些年来,总有人问我最喜欢什么花,我的回答是紫荆花。紫荆花的叶片是心形的,花色艳丽,光泽动人,能够引起人的遐思,寄托人的情感。

我的梦中常有紫荆花出现,甚至醒来后还似乎能够闻到花的香味。我想,因为亲身经历和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紫荆花就和自己的一生密不可分。

1997年6月30日午夜,作为驻香港部队的副政委,我非常荣幸地受邀参加了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那个不眠之夜亲眼所见的一切,是我一生中最光荣和最辉煌的记忆。这些记忆,与美丽的紫荆花一起,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1997年6月30日午夜23时18分。雄踞于维多利亚港湾的香港会展中心新翼灯火通明,宏阔亮丽。五楼大会堂里,人头攒动,镁光闪烁。那一个午夜,全世界都关注的目光投向这里。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步入会展中心,敞亮的大厅里座无虚席。中英两国军乐团交替演奏着欢乐的乐曲,400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身着盛装,仪态庄重。主席台设在大会堂北端的半圆形前厅。前厅北面30米高的蓝色玻璃幕墙中央,并列悬挂着中英两国国旗,中英两国主宾各五个座位并排设在主席台中央主礼台上。主礼台前方,按照中英相应方位设置了两个棕红色讲台,讲台正方面分别镶嵌着两国国徽。在讲台东西两侧矗立的旗杆上,中方的旗杆正待升旗,而英方的蓝色米字旗已处于待降的位置。

庄严的时刻越来越近,每一秒都是神圣的。

23时56分,中英双方护旗队进场。23时59分,随着英国国歌的旋律,那面蓝色米字英国国旗和英国统治下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香港旗”缓缓垂落,随之垂落的是那段被鸦片和炮火熏黑的历史。在场的英国官兵姿态严肃,表情不一。

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向了公元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期盼的庄严一刻,这是象征着20世纪人类进步与和平、理性与正义胜利的一刻……然而这一刻,来得是那样的漫长!为着这一刻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为民的旗帜,领导亿万人民赴后继,浴血奋战,终于找到了一条以“一国两制”完成国家统一的成功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了!那声音好像穿越了重重历史沧桑,听起来那样激昂,那样令人振奋!随之,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上升。国旗之畔,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也同时徐徐升起,犹如紫荆花迎风怒放。

就在国歌奏响的那一刻,坐在我身旁的一位东江纵队老战士颤巍巍地举起右手,向神圣的国旗敬礼,脸颊上老泪纵横。他终于看到了自己曾经辗转奋战的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响起。这掌声,与南京静海寺的钟声遥相呼应;这掌声,与北京天安门广场、与神州大地上12亿人的欢呼声汇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在这掌声和欢呼声中,积淀在中国人心底的屈辱、期盼、奋斗、激动的激情……刹那间像炽热的熔岩岩浆一样迸发出来!

1997年7月1日凌晨,不夜的香港!不夜的中国!沧桑桑田,这是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瞬间。当年列强瓜分,骨肉离散;如今金瓯无缺,同胞团聚。这是何等悲愤而又何等壮丽的史诗。

7月1日,欢庆的香港!欢庆的中国!一段屈辱历史的终结,一个伟大政党的诞

生,发生在同一个日子。这也许是一种巧合,然而巧合中又何尝不昭示着一个深刻的真理。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这一天,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参加完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已经是1997年7月1日凌晨0时12分。我又随欢腾的人潮从会展中心新翼五层走向七层,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暨宣誓就职仪式。当我到达会场时,参加宣誓的特区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临时立法会议员和高等、终审法院法官已经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这是一个精英荟萃,充分体现了“港人治港”方针,并获得中央政府高度信任的行政管理机构,他们肩负着中央政府和全体港人的重托。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够治理好香港。”望着香港行政、立法、司法界的精英们,世纪伟人铿锵有力的话语,又蓦然回响在我的耳际。“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这种状态将一去不复返了。香港现在的繁荣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自己干出来的,回到祖国怀抱以后的香港一定会能够治理得更好!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1时33分,又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时刻终于来到了。主持仪式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暨特别行政区宣誓就职仪式现在开始!

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走到宣誓台前,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董建华是用普通话宣誓的,12亿中国人都清楚地听到了他庄重的承诺。紧接着,特区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临时立法会议员、终审法院常设法官和高等法院法官先后宣誓。聆听着他们的誓言,我也在心中再一次默默地向祖国庄严宣誓: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一定要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保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

从会展中心出来,我看到满街盛开的紫荆花。这些怒放的花朵,与香港回归之夜的烟花、欢呼、喜泪一起,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日益繁荣富强,才迎来了香港回归的神圣时刻。亲历香港回归祖国,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因为见证着香港回归的历程,紫荆花也成为我一生中最喜欢的花。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时,紫荆花迎来了一场滂沱大雨,雨后天晴,紫荆花显得格外娇艳。从那个时刻起,我就坚信,美丽的紫荆花啊,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一定会迎来绚丽的彩虹。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我从未见过的父亲。

1953年2月24日,我在黑龙江双城堡50军留守处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带领着50军在朝鲜战场上鏖战。留守处立刻把我出生的电报发到了前线指挥所,让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父亲“欣闻喜讯”。

父亲自然希望早日见到自己的儿子。母亲也最理解当年征战在外父亲的心情,所以在刚刚满月的时候就急着做去朝鲜的准备。

但还是晚了,就在母亲办好一切手续,准备携襁褓中的我入朝之际,突然从前方传来父亲牺牲的噩耗。仅仅差了几天,谁能想到这短短几天竟会断然错开两个血脉相承的生命,让我们父子俩永远地失去了见面的机会……

保守了18年的秘密

1971年6月14日晚8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驶进我所在部队营区。正在查岗的我目睹着车上下来一个年轻的军官,神情严肃地从我面前匆匆走过。然后,部队首长与年轻军官轻轻交谈,一遍遍地翻看花名册……

第二天,我正在操场带队训练,政治处主任气喘吁吁地迎着我跑来:“快!把工作交代一下,上面来电话通知你立刻去大连黑石礁49号楼,你母亲来了!”我愣了,我听说过黑石礁49号楼,知道那是个上级接待的地方,而我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偶然见到了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邓岳叔叔和夫人韩军阿姨,他们碰巧要来大连就劝说母亲一起来。母亲当时说我不去,儿子不让我去,我这样突然到部队去孩子会不高兴的。但邓岳夫妇从母亲的拒绝里看出了渴望,就不由分说地硬是把母亲拉到大连来了。

当母亲决定来大连时,根本没料到此行将为我揭开那个保守了18年的秘密;当我一步步踏上49号楼台阶时,也断然不会想到,一扇对我关闭了18年的大门正在打开……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母亲随邓岳夫妇到大连后,邓岳叔叔立刻派人去部队接我。这就是我在前一天晚上看到的黑色轿车和年轻军官。

问题出在了名字上。邓副司令员告诉年轻军官要接的人叫“蔡小东”。这个名字不要说我在部队首长没听说过,连我也从未听说过。那个年轻军官和部队首长自然翻遍花名册也没能找到“蔡小东”。一看年轻军官没把人接回来,邓副司令员立刻火了。母亲在一旁听出了名堂,急忙打断邓叔叔。

蔡小东!邓叔叔说,这还能有错吗?错了。母亲说,忘了告诉你,我……早就给他改了名字。

沉默,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过了许久,邓叔叔才低声问母亲,就是说,孩子现在还不知道?

不知道。母亲的声音又干又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小东今年应该是18周岁了吧?邓叔叔问。

是。母亲回答。我听到他们在用不同的口音向我讲述同一个人:一个曾与他们一起经历了无数枪林弹雨的人,一个令他们钦佩的军事指挥员,一个曾给过他们

知道了!是啊,是应该让他知道了。母亲的眼里突然充满了泪水,母亲说,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我有这样一个父亲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原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赵国泰的夫人彭芳菊阿姨来找我,说有几位叔叔、伯伯来看望母亲,正在房间里等我。我匆匆跑上楼,一进门就发觉不对头,房间里这些面孔大多是我熟悉的,也有陌生的,但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都不见了往日的慈爱 and 微笑,一律严肃地、深沉地望着我。母亲则在两位阿姨的陪同下坐在一边,默默地低着头。

我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可能犯下大错了。我忐忑不安地坐在门口那把留给我的椅子上,几乎连大气也不敢出。刚刚坐下,赵叔叔就宣布开会。

我从小就认识赵叔叔,知道他是个作战勇猛、性格刚烈的战将,也知道他发起脾气来很凶。但在我的记忆中,他无论对别人多么严厉,对我却很和蔼。上小学的时候,赵叔叔和彭阿姨每周都要把我接到他家里吃上一顿好饭,再住上一夜。但今天,赵叔叔的神情却显得格外严肃。

赵叔叔突然扭头问我:“小东,你看过《红灯记》吗?”

我赶紧回答:“看过。”

赵叔叔点了点头,就讲起了《红灯记》的剧情。

我懵懵懂懂地望着赵叔叔,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些。我紧张地倾听着,终于听到了下面一段令我震惊的话:

——小东,今天我们把你找来开这个会,是要郑重地向你说明你的身世。你今年已经年满18周岁,是个堂堂正正的革命军人了,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身世?我的身世?仿佛一枚重磅炸弹扔在了头顶,我只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巨响。

——小东,你不姓董,你姓蔡。你父亲的名字叫蔡正国。

全身的血仿佛“呼”地一下都涌到了头上,头突然胀得很大,喉头处像被塞住了似的难受,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的父亲蔡正国同志是革命烈士,他是50军副军长,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我军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之一。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你父亲的老战友。我们中间有的人在红军时期与你父亲一起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有的人在抗战时期与你父亲一起抗击过日本鬼子,有的人在解放战争时期与你父亲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还有的人与你父亲一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我随着赵叔叔的指点木然环顾着周围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他们竟然都是父亲的老战友!原来他们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瞒着我!

我抬起头去寻找母亲,母亲正含泪望着我。在我们母子目光对视的一刹那,母亲的眼泪突然决堤般涌了出来。

再看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个个坐得笔直,像士兵一样规矩地依次举手发言。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真诚、崇敬和怀念。

我听到他们在用不同的口音向我讲述同一个人:一个曾与他们一起经历了无数枪林弹雨的人,一个令他们钦佩的军事指挥员,一个曾给过他们

信念和帮助的兄长,一个让他们难以忘怀的战友。

我听到他们在用自己的亲历为我描述这个与我有着至亲的血缘关系而我却从来不知道的人——我的父亲。

我在他们的描述中吃力地拼接着父亲的形象:江西永新县人、少年先锋队队长、乡苏维埃工会主席、红军战士、红军排长、红军连长、八路军随营学校队长、八路军团参谋长、八路军团长、抗大分校校长、东北民主联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

参加过战役:江西池江战斗、宜黄战斗、乌江战斗、戴坊战斗、永丰外围战斗、贵州城战斗、平型关战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海南岛战役、朝鲜一、二、三、四、五次战役……

这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我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泪水流了出来,在我脸上不停地流淌着。滚烫的泪水烧灼着我混乱的思维,烧灼着我无法宣泄的情绪。我突然很想放声大哭。

我听见赵叔叔说:“小东,现在你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你也说几句话吧。”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我突然就张口说话了。没有任何迟疑停顿,也没有任何斟酌思考,我无法自制地进入了一种亢奋的精神状态。我讲啊讲啊,停不下来,不知讲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都讲了些什么。只知道在场所有人都流泪了。

至今能记起的,只是当时伴随我的种种切肤的生理感受:疼痛、痉挛、窒息、亢奋、烧灼、颤抖……据说,我讲话的时候双目炯炯、面颊潮红、情绪亢奋、动作昂然。据说,我语言流畅、感情充沛地整整讲了半个多小时。就在情绪达到最高潮的时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猛烈地晃动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东……小东……”我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在叫我,叫声很急切。我费劲地睁开眼睛,发现大家都围在我身边,焦急地呼唤着我。我下意识地起身想要站起来,却又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按倒在床上了。

我听见医生说:“不要紧了,这是过度刺激造成的。”

第一次看望父亲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沈阳北陵的东北方。

过去我也曾来过这里,但都是以普通祭奠者的身份到陵园来瞻仰革命烈士,从未想到在我瞻仰祭奠的烈士中会有我的生身父亲。从前,我应该不止一次地从父亲身边走过,目光也应该不止一次地在父亲脸上掠过,我却不知道那就是我的父亲,不知道父亲就在我身边,父亲会做什么感想。

那一天,我向父亲诉说了我的一切: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快乐和我的苦恼。我告诉父亲得知自己是他的儿子后我是多么震惊,更有多么自豪。

那一天,我郑重地举起右手在父亲面前宣誓:我说我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枪,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军人。

在那天的日记里,我写下了这样的话:三躬父陵泣挽,碑文字字扣我心弦。风吹红旗艳,烈士血染。

革命遗志,后人承担,子承父志,任重道远。前赴后继接班。征途上,誓先烈精神,勇往直前!

一块刻着红字的墓碑。

一直阴沉的天空,就在这时下起了小雨。我肃立在雨中对我父亲说,爸爸,我来了。

父亲静静地望着我。我说,爸爸,我来看您了。父亲仍旧静静地望着我不说话。我说,爸爸,我是您的儿子啊……

父亲突然就有了笑容,我听见父亲问,是小东吧?

眼泪就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我说,是,爸爸,我是小东,我就是您的儿子小东呀。

父亲慈爱地说,来,小东,走近点,让爸爸好好看看你。我走上前去,伸手轻轻地抚摸着墓碑。我说,爸爸,请您原谅我到现在才来看您。

没关系,父亲微笑着说,我知道你会来的,知道你早晚会的。太久了,我说。是啊,是很久了,父亲说。18年了……

是啊,18年。我的父亲都长大成人了,成为跟爸爸一样的军人,成为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我突然抑制不住地一下子拥抱住父亲的“肩头”……

墓碑亲和地抵着我的额头,抵着我的胸膛;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坚硬的温情缓缓地流入我的心中,又从心中渐渐蔓延开来,传遍了全身。置身于这生疏而又深厚的亲情中,我忍不住用手一寸一寸地抚遍了整个墓碑。我抚摸着父亲的名字,抚摸着镌刻在墓碑后面的红色铭文。粗粝的墓碑摩挲着我的手,有如父爱的回应,让我激动,使我沉醉。

我就在这微醺的亲情中开始阅读父亲……这是属于父亲的最后的文字,共358个字。

我读得很慢,像数父亲额头的皱纹,像数父亲鬓边的白发。我生怕漏掉一个字。这些字是人民送给他们最优秀的、为他们付出了生命的儿子的。所以,每一个字都刻得很深,每一个字都很重,每一个字都很珍贵。从这358个字的铭文中,我读出了一个从江西红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一个经历了无数战争考验的红军战士;一个一生驰骋疆场终以马革裹尸的将军。

父亲牺牲于1953年4月12日,距停战只有3个月15天。

母亲说,你父亲打了一辈子仗,20多年啊,多难都过来了,只差3个月就再也不用打仗了……

雨越下越大,点点滴滴淋湿了墓碑,淋湿了墓碑上的铭文,淋湿了父亲的额头,也淋湿了我的眼睛。我与父亲在湿漉漉的小雨中久久地互相对视着、互相打量着、互相熟悉着、互相了解着、互相亲近着、互相感受着……

那一天,我向父亲诉说了我的一切: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快乐和我的苦恼。我告诉父亲得知自己是他的儿子后我是多么震惊,更有多么自豪。

那一天,我郑重地举起右手在父亲面前宣誓:我说我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枪,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军人。

在那天的日记里,我写下了这样的话:三躬父陵泣挽,碑文字字扣我心弦。风吹红旗艳,烈士血染。

革命遗志,后人承担,子承父志,任重道远。前赴后继接班。征途上,誓先烈精神,勇往直前!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曾在军旅

■刘亦鸣

那段岁月有多么美好
能让我们心手相牵共同成长
那身军装有多么骄傲
能让我们青春绽放一生珍藏
那面军旗有多么辉煌
能让我们生命守护血脉滚烫
那首军歌有多么豪迈
能让我们激情澎湃梦中回响

我走过的小路
有你未曾偶遇的荆棘
我爬过的战术
有你未曾逾越的屏障
我经历的风雨
有你不曾历练的坚强
我闻过的硝烟

有你不曾品味的芬芳

一个信念为国站岗
一列正步校准方向
一个军礼深情凝望
一声口令重整戎装
一串故事装满行囊
一段情怀萦绕梦乡
一朝军旅终生难忘
一声战友热泪盈眶

曾经的青春曾经的梦想
曾经的军旅曾经的辉煌
亲爱的战友亲爱的兄弟
让我们铭记那激情的岁月
走过四季迎接金色的夕阳



岭上开遍映山红(中国画)

柏溪作



第4598期